

陈烈著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增订本

鍾山風雨
翻地石
近氣
天來有情
古道是滄桑

陈
烈 著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增订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陈烈著. —增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6
ISBN 978-7-108-03656-8

I. 田… II. 陈… III. ①文物—收藏—中国—明清时代②文物—收藏—中国—近代③田家英(1922~1966)—生平事迹
IV. ①G894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6173号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增订本
陈 烈 著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曲晓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1016×1030毫米 1/16 11.5印张
字 数 118千字
图 版 约150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序一：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陈四益)	1
序二：写在前面的话(曾自)	5
第一篇 “小莽苍苍斋”收藏管窥	11
又见《桃花扇》里人	12
乾嘉学人多入藏	22
爱国志士细搜求	30
诗章尺牘添新集	36
书法源流细推详	48
清儒翰墨第一家	56
第二篇 “小莽苍苍斋”收藏纪事	61
买书与读书	62
毛泽东索书叶恭绰	65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	69
稀有的《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	72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发表始末	76
毛泽东推荐《贾谊传》	79
田家英的庐山诗缘	82
毛泽东喜欢“和而不同”	86
“字是九重天”	89
“往来无白丁”	92
谷牧相赠“姊妹卷”	96
清初文字狱的一份记录	103

顾贞观《金缕曲》扇面	105
金农题“竹”	107
“观操守在利害时”	109
世间仅存的康广仁墨迹	112
两个“莽苍苍斋”	114
“楷书当学颜”	116
善用工具书	121
名联风波	124
康生补书《醒世恒言》	127
江青和她的《王老五》	131
“十学人砚斋”	133
纸篓里捡来的“国宝”	136
从毛泽东读帖说起	140
“小莽苍苍斋”的收藏印	143
“向上应无快活人”	148
“小莽苍苍斋”收藏的文人墨	152
叶志诜仿作“汉建初铜尺”	155
一份珍贵的《中国古代史讲义》手稿	157
田家英与“琉璃厂”	161
“浩气同存永福堂”	164
藏友之交	167

图版目录	170
后 记	172
增订本后记	174

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

陈四益

田家英于我是前辈人物，久闻其名，缘慳一面。先前知道的一鳞半爪，多是关于他的文章与才气。“文革”初期，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惊讶叹息之余，颇多不解。直到他的冤案平反，读了许多追念他的文章，这才渐渐悟到他不能不死的原因。说脆弱，实在有些苛责于他了。他对毛泽东极为崇敬，把毕生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工作。辅佐明主，修齐治平，一直是中国读书人难以摆脱的情结，何况毛泽东是他理想中的人民领袖。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刚愎自用、听不得逆耳忠言，使他越来越感到了危机的存在：“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不幸而言中。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对于田家英，这是人生极大的痛苦。他不愿意看到一生最崇敬的人迷途不返，更不愿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中坠。无力回天，而又义不受辱，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这是无奈的、痛苦的选择，也是从屈原、贾谊以来，许多有才华、有志向而又志不得舒的读书

人共同的选择。这样的选择里，或许也包含着对自己毕生行事问心无愧的最后肯定——留一个再无增减之身与后人评说。“如此时局，当慷慨悲歌以死。”原是田家英在随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所作词中的一句，没想到几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竟成谶语。

田家英毕竟是个书生。毛泽东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是十分准确的。他自己也有一方闲章，上刻“京兆书生”四字。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传统，好的坏的都有，田家英继承的大抵是好的传统——好学深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自重自尊，不慕名利，不贪权势，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些优秀的传统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之中，铸就了一批田家英这样的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政客官僚，始终保存了书生的本色。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无法防范那些玩弄权术、钻营私利、党同伐异的群小，往往成为他们阴谋的牺牲。



60年代的田家英

田家英公务之余，一己私好，是研究清史。说是私好，也不尽然，因为这爱好也仍然因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作深入的解剖，无疑有益于对今日国情的把握。为了研究清史，他收集史料、书籍之外，旁及书画，尤其是清代学者的墨迹。不料，他的这一私好竟带出了一项副产品，那就是现在已名闻天下的“小莽苍苍斋”的收藏。

“莽苍”，语出《庄子》，草碧无际之状也。“苍苍”，亦出《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邪？”——碧天无际之色也。“莽苍苍”有天下一统之概，谭嗣同用以为斋名。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女士说，田家英

十分敬重这位甘为理想牺牲生命的浏阳人，因沿用其斋名。至于在“莽苍苍斋”前冠以“小”，既是为了区别，也是逊让前贤的意思。田家英说，以小见大，对立统一。那么这斋名当还有书斋独坐，心怀天下的含义吧。

昊天不仁，未假以年，没有让他完成撰写清史的夙愿，倒是“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墨迹的收藏成了当今海内第一家。睹物思人，足见其用功之勤，治学之专。

收藏书画文物，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收藏者的目的不同，趣味迥异。

有商贾之收藏，其藏专为牟利。四处求购，八方搜罗，入选的标准以增值的多寡衡量。低价购进，高价售出，利在加倍，中心许之；利在五倍，如鹜趋之；利在十倍，忘命攫之。他们对藏品可以有专业的知识，有辨伪的能力，但内心始终只是一个牙佻。由于文物收藏增值的诱惑，一些学者，甚至是很伟大的学者，也会加入到商贾的行列中来。比如，罗振玉、王国维，都曾贩卖文物以牟利。此类收藏家，其藏品之精粗随其识力高低不等，但因以牟利为目标，因时进出，很难形成个人有价值的收藏。

有好古家之收藏。其好专在物之长久，朝于斯、暮于斯，寝食于斯，摩挲把玩，终朝不倦。比如古籍之收藏，讲究的只是宋版元槧，对书籍的内容倒是并不见得关心的。这类收藏家的收藏，每多精品。好古家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财源丰厚，二是识鉴精到。若无前者，无力收藏；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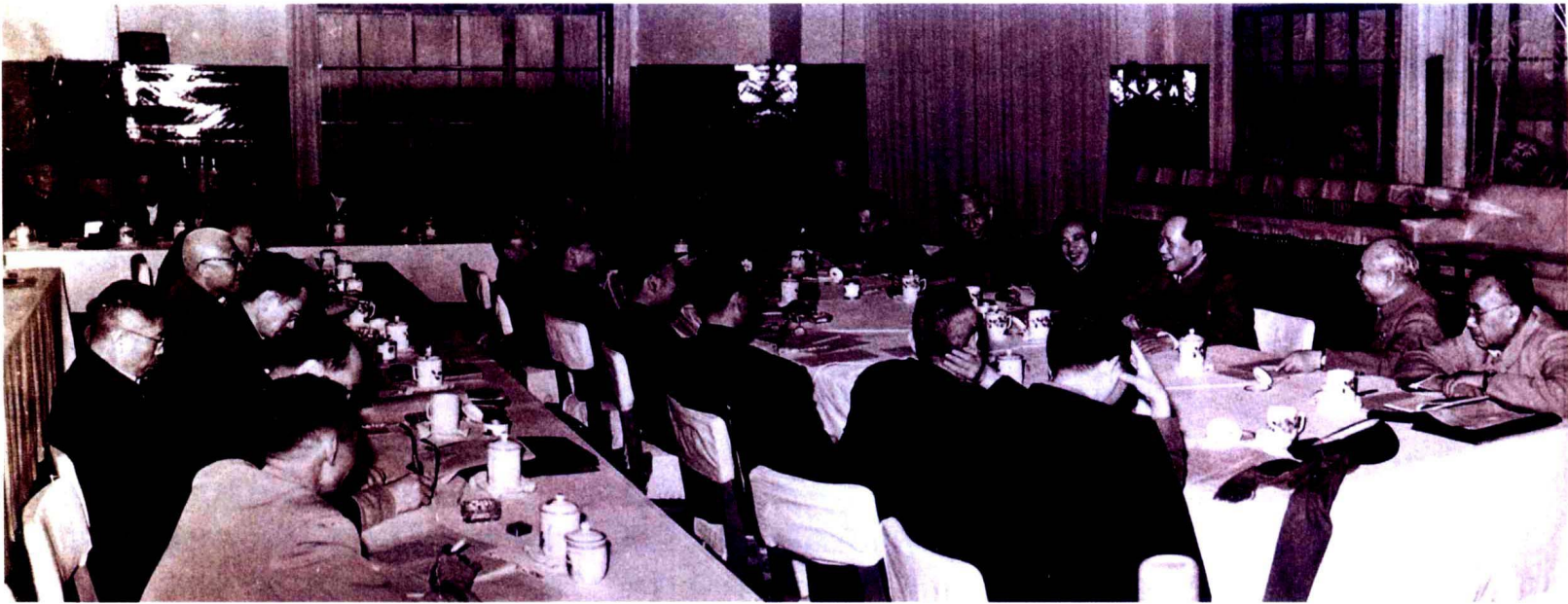
无后者，很可能成为假冒伪劣货色的好顾客。好古家中，不乏学养深厚者，积聚古物，利于保存；著为图录，益于后世。

有暴发户之收藏。财源暴得，附庸风雅，有钱挥霍，无能鉴赏，真少赝多，泥沙俱下，虽亦琳琅满目，只求得表面的热闹。此类收藏，只能哄哄外行。

田家英的收藏，是学者之收藏。其收藏之目的十分明确，收藏之标准全主研究。论年代，“小莽苍苍斋”所收清代学者墨迹，时属晚近，为好古家不取。论增值，字逊于画，近逊于古，为商贾所不取。屏联立轴固可悬之中堂，卷册书札只能藏之椟篋，识字无多，句读不断，岂如青铜花瓷镂金刻玉之炫人眼目哉，故亦为暴发户所不屑。然而对于田家英，这些却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墨迹里包含着 he 关注的时代和那时代的人物、思想、学问、趣味，包

含着许多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交往、友情、应酬，乃至争论。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体味的东西，往往是正史或官方材料中所无法得到的。因此，人弃我取，不惜把工资、稿费都花在这些藏品的收集上了。这样的收藏，积之既久，渐成规模，其价值就远远超过零篇断简价值的总和，以至很难用价格来估量了。当然，“小莽苍苍斋”主人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国人的商品意识很弱；收入普遍低下的时代，一般人无法进入文物收藏的行列；有清一代文人墨迹因为时代较近，尚不为人重视；再加上田家英所处地位，朋友们也乐观其成，所有这些条件，都助成了田家英藏品的相对集中。若在今天，这样的个人收藏恐怕虽非空前，也称绝后，是再难有的了。田家英生前曾说，这些藏品是人民的。他的亲属尊重他的心愿，已将第一批

1961年3月，田家英（主席台右四）在中央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的广州会议上



一百多件藏品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先后编印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两大册，使需要研究与欣赏的人得以方便地使用，这样，也就不枉他当年苦心孤诣地寻觅了。

大凡收藏，总是难聚易散。当其集聚之时，每一件藏品几乎都有一个故事。“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也是如此，或是关于作者，或是关于作品，或是收藏曲折，或是人事关联。田家英有志于清史研究，所收藏品多关系于清代史事与人物；又因为位在中枢，即便收藏琐事，也往往牵连当时要人，这样，其收藏纪事也如他的藏品，包含着两个时代许多人物的思想、学问、趣味、人品以及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陈烈先生为田家英快婿，

从事文物工作历有年矣。于文物之鉴赏固常有卓见，于收藏之故事更耳熟能详。他的这部《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所述故事，既增加了对藏主与藏品的认识，平添了无限趣味，又对于我们了解当代的某些历史人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材料，非仅增谈资而已。

一个人，其品性表现于各个层面而又统一于一身。赵朴初先生在观看了小莽苍苍斋藏品展览后曾题道：“观其所藏，知其所养。馀事之师，百年怀想。”在今天的文物市场上，见惯了商贾与暴发户式的收藏，田家英这样的收藏家确令人高山仰止，百年怀想。“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这样的文物收藏，当是文物收藏的一种最高境界吧！

写在前面的话

曾 自

这是一本介绍我父亲从政之余收集清代学者文人墨迹,成就了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之事的书,也是一本介绍父亲一段特殊的治学经历的书。书的作者,是我的爱人,他要我为这本书的出版说一点话。说些什么呢,想到父亲正值风华正茂之年便离开了我们,想到在他身后几十年,他所钟爱的收集清人墨迹这一文化活动将广泛地介绍给世人,真是感慨万千。连日来,父亲那英俊的面庞,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许多人都知道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的生活,他离开家乡去延安之前那一段既艰苦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父亲一生发奋自强,酷爱学习,尤其热爱文学和史学,这和他少年时代的那段特有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分不开的。由此,我想从女儿的角度,讲一点父亲少年时代的往事,也许与本书的内容关系不大,但我觉得,或许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了解我父亲这个人。

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常爱说我们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人,意思是指我们的生活条

件太好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我们的生活,他联想到自己孤苦的童年,父亲有感而发啊。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人靠祖父经营的一家小药店生活。曾家原是小康人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三岁那年,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九岁那年,祖母也不幸去世,父亲成了孤儿。

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深得祖母的疼爱,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六岁便让他进了私塾,以后又进城北小学读书,父亲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对祖母感情很深,在他幼年时代,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希望他成才。90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1939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过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得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



田家英的母亲



田家英和他的姐姐

个人才好咯！母亲深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其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她在我九岁时就死了，这是我幼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母去世后，父亲成了孤儿，哥嫂因再雇不起店员，强令父亲辍学，在药店当了一名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伙计“抓抓匠”，这对于生性活泼、热爱学习的父亲，心灵深处无疑是极大的创伤。60年代，父亲经常下去搞农村调查，空闲的时候，他和同事聊天还常常忆起童年的生活故事。我听奚原伯伯讲，父亲曾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买卖的叫“生意人”吗？生意人的“意”，就是立着说话还要把话说到

人家心里去的人，就是买卖人。这是他当店员第一天老板对他的教诲，他记了一辈子。父亲自己生活孤苦，从情感上非常同情受苦人。四川旧社会有讨饭的乞丐，还有讨药的乞丐，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了倒给人家。他和同事们笑着说，千万别相信江湖郎中，他们自称能治百病的丸药里，除了土面，还有老鼠屎呢。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如何整治老板，如何从钱箱里偷钱，他说这叫“就地取材”，药店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这就是父亲童年时代的生活，充满诙谐和苦涩。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在我十二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过了近两年的学徒生活，就在他自称“放荡”生活的开始，有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他看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当一名作家成为少年时代父亲的梦想。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

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同伴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却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十三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着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费

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十二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到1937年11月他离开成都去延安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诗歌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你听，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



中学时代的田家英

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

（《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心灵深处饱尝了世态炎凉。父亲不断地写着，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灯》、《路》、《街》、《窗》、《帘》、《井》等一系列散文，“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人们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表现出作者不凡的才气，尤其是他那流畅简练的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哪里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地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经过两年动荡生活的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靠很少的钱生活，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二三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手捧名著，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

的管理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和两三志同道合的好友合作，一起创办同仁刊物。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刊物起名为《极光》，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手》：“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透视着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杂志出刊了，第一期居然卖掉二百多份，大家欣喜之至，简直无法形容。《极光》以后又易名《散文》双月刊，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着走一条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

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共产党宣言》，这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埋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铐：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铐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筹划行动计划。几年前，李鹏同志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

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读，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作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特别是他对追求光明去路的决心——是到了奋起参与行动的时候了。这无疑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表白书，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临别誓言。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

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七千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十六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斗争考验。1948年，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那年，他二十六岁。

.....

父亲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凡是和父亲熟悉的人，都觉得他不像是为官的，更愿意视他为书生，连毛泽东都曾戏言要送父亲一个墓碑——“读书人之墓”。可见父亲爱读书、喜钻研的禀性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父亲去世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还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读者一个信息，父亲搜集的这批清代文人墨迹资料，1987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充分肯定了其学术和历史价值，愿在将来新建的国家博物馆内辟专室收藏，作长久展出和供研究之用。这大概是这批资料最好的归宿，也是父亲的夙愿。

2002年2月于毛家湾

“小莽苍苍斋”收藏管窥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四川省成都市人。自幼家境贫寒,九岁成了孤儿,因生活所迫,离开了学校,到中药店当学徒。由于酷爱读书、写作,12岁那年,开始用“田家英”这个笔名,在当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其中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等百余篇,大部分至今仍能查到,用他的话“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费为生的文乞”。(摘自中组部档案)两年的学徒生活,田家英靠卖文为生,积攒了钱,考取县立一中。后因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学联,搞“学运”,初中只读了一年,便被校方开除。1937年,年仅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学习、工作。从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解放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

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由于受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1966年5月23日含冤逝世,终年44岁。1980年初,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将封存的田家英遗物,包括上千件清人书画以及部分藏书退还家属。这些就是田家英生前称之为“小莽苍苍斋”的藏品,他为此投注了多少心血!

“小莽苍苍斋”来源于谭嗣同的书斋名。谭是清末“戊戌变法”中遇难的六君子之一。他辅佐光绪皇帝,力图变法维新,在变法失败、旁人劝其出走时,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义时年仅33岁。谭氏书斋名为“莽苍苍斋”。“莽苍”一语,出自《庄子》,形容草碧无际之状,有天下一统之概也。田家英十分倾慕谭嗣同的人品和骨气,为纪念他,特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并解释说:“‘小’者,以小见大,对立统一。”

又见《桃花扇》里人

田家英何以如此迷恋于收集清人墨迹这种“雅事”？这要从田家英萌发撰写《清史》的念头谈起。还是在延安时期，田家英在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反复阅读了20年代萧一山撰写的《清代通史》。他敬佩这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同时也看到，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加以采用，加之萧一山本人的唯心史观，给这部著作带来了很大的缺憾。因此田家英萌生了以有生之年，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念头。据他的好友陈秉忱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业余爱好便集中在收集清人墨迹，特别是收集文人学者的墨迹方面。齐燕铭为他镌刻“家英辑藏清儒翰墨之记”印章，实际上就是他专项收藏的宗旨。

此后的十年间，田家英把工资和稿酬的绝大部分用于购买清人墨迹。他的案头，摆着一本萧一山编辑的《清代学者著述表》，每得一件墨迹即与该表核对，并在

其名下用朱笔标明。他对友人戏言：此表为清朝干部登记表。他希望能把表中所列一千几百名学者的墨迹收全。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按年代、学派、人物有条不紊地逐一寻觅，获得了不少珍品。

浏览“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仿佛在读一帧清代历史文化的长卷。

这里有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傅山、朱耷等人的条幅，也有明亡仕清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墨迹。还有一些墨迹的作者既是官爵显赫、名动天下的当权者，又是一代理学名儒，如魏裔介、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此外，“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中还有与黄宗羲、李颀并称清初三大儒的孙奇逢的墨迹；与洪昇《长生殿》一起成为传奇压卷之作——《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的墨迹；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的冒襄的墨迹。说到侯方域，其间还有一段往事值得一提。1941年，田家英写了一篇题为《从侯方域说起》的杂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侯是明末有影响的